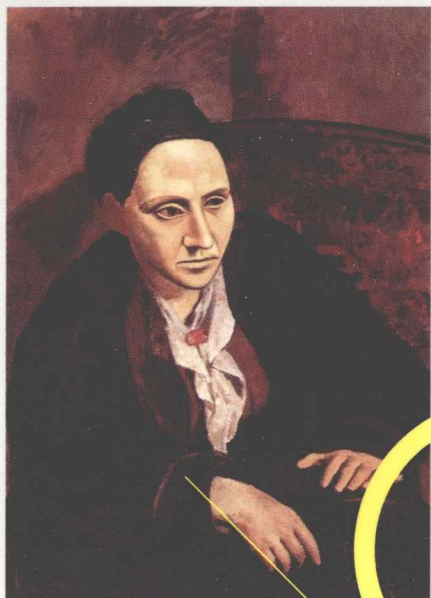




Gertrude
Stein

Lucy Daniel

格特鲁德·斯坦因评传

(英)露西·丹妮尔 著 王虹 马竞松 译

漓江出版社

(英)露西·丹妮尔 著 王虹 马竞松 译
Lucy Daniel

格特鲁德·斯坦因评传

Gertrude Stein

漓江出版社
桂林

Gertrude Stein by Lucy Daniel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London, UK, 2009

Copyright © Lucy Daniel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5 Lijiang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13-26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特鲁德·斯坦因评传/(英)露西·丹妮尔(Daniel, L.)著;王虹,马竞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6(人文名家评传)

书名原文:Gertrude Stein

ISBN 978-7-5407-7418-9

I. ①格… II. ①丹… ②王… ③马… III. ①斯坦因, G. (1874~1946) — 评传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3006 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周向荣

封面设计:居 居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工业区一号楼 101 号 邮政编码:101118)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8.25 字数:16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69599001)



斯坦因坐在自己的肖像画前写作,1914 年,Alvin Langdon Coburn 拍摄

目 录 *Contents*

1	序言
5	第一章
21	第二章
53	第三章
85	第四章
110	第五章
140	第六章
176	第七章
212	第八章
238	参考书目
246	致谢

序 言^①

纽约的布莱恩公园里有一座格特鲁德·斯坦因的纪念雕像,她日复一日地远眺着纽约公共图书馆,宁静而安详。雕像原作由乔·戴维森(Jo Davidson)于1922年在巴黎创作完成,采用了斯坦因标志性的坐姿。她从容的面孔略带忧思,将世界尽收眼底,又似乎下一秒就会大笑起来。她身上散发出流动到曼哈顿市区的蒙马特尔气息。这是一个波西米亚风的左岸文化人形象——一个巴黎的美国人,也成了美国的巴黎人。

在那谜一样闪耀的创作背后到底是什么?她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自我形象,包含了现代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很多主要矛盾。斯坦因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她的大多数作品跟美国民族性的定义有关,但是她的大半生是在巴黎度过的,在半势利半民主的巴黎,她成了这个城市里最重要的艺术沙龙女主人。她是一位成为了文学巨匠的科学家,一位最终成为畅销书作家、文学名流的严肃的形式实验者。虽然斯坦因被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

^① 本书序言及第1-4章由马克松翻译,第5-8章由王虹翻译,编者对全部译稿进行了审校和译名统一。后文脚注均为译者注。——编者



《格特鲁德·斯坦因》，青铜像，1922年，作者乔·戴维森

恋视为偶像,但是她的政治观点是保守的;她沉湎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但也自封为先锋派女皇。

她可能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实验作家。她声称自己是最具**实验性**的实验作家,这一点也颇受争议。自 20 世纪初以来,她创作的实验作品如此激进,以致读者不但怀疑她的神经是否健全,而且怀疑她所创作的是否可以被称为作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她通过一系列平民主义的圣徒自传而获得了新生。从一开始,她生活中的事件便大规模地进入其作品,甚至她自己的作品也成为素材,她的人生传奇作为事件被供奉在其文字版本中。

实际上,在她的开拓性自传问世以前,她的人格已经相当膨胀了。那些颇具个性,足以傲人的生活故事曾经而且仍然让她的作品黯然失色。她曾经告诉海明威“议论不是文学”,但是她自己的文学声誉大部分建立在由她自己的“议论”所构筑的不堪一击的基础之上。她通过自我创造的辉煌置自身于不利之地。1934 年,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尽管“她的影响总是能在文学和艺术的源头上找到踪迹……但是现代书籍的读者和现代绘画收藏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些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她”¹。直到今天,情况仍然如此。经过多年的孤独劳作,斯坦因非凡地、坚决地——几乎是固执地——坚持她自己的写作理念,以及与其他人的伟大之处的关联,最终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名誉。这个追求稍微有点粗率地被总结为两大终生梦想的实现:一个是被收入《名人录》,另一个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鉴于她的奇异风格和个性,这两个人生目标却都如此传统,那就更

有意思了)。斯坦因留下的作品数目扑朔迷离,其种类也令人困惑;在耶鲁大学的目录中有 571 个不同标题的作品。她的创作绵延了半个世纪之久,其种类包括小说、诗歌、肖像描写、故事、散文、儿童故事、科学作品、歌剧剧本、回忆录、戏剧、自传和讲演等多种体裁;尽管还有一些作品似乎实在无法分类,却不影响她稳居这个世纪辨识度最高却又最鲜为人知的最伟大的文学人物之列。

她在作品中对自己生命中重要时刻的回顾,以文辞优美、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一再复述的方式,让拥有不同生活侧面的斯坦因融合成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偶像、沙龙女主人、现代艺术的赞助人、居家艺术家和孤独的作家。她宣称,“我为我自己和陌生人写作”。20 世纪 20 年代的许多回忆录,都必然会对斯坦因在花园街所举行的星期六晚间聚会略费笔墨,否则就是不完整的,而真正的事件被奇闻逸事和是非恩怨所湮没。对于斯坦因的读者而言,问题经常是如何将她从自己所制造的表面形象中解放出来。关于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个人崇拜是如何产生的,她自己和她的一大群崇拜者各有不同的故事。

注 释

- 1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光的海岸》(*The Shores of Light*, New York, 1952),第 579 页。

第一章

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她的人来说,格特鲁德·斯坦因自我标榜的表达方式,其神乎其神的超凡魅力和天才的虚夸宣传,犹如一种魔咒一样重复着。因此,她在思考达尔文的进化论时为自己的人生所作的总结,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每一颗恒星都是一个世界,宇宙没有边际……文明最后都要灭亡……我过去一直担心,以后还会继续担心下去。”¹ 当想到自己的童年时,她的心底都是死亡和灭绝的幻影:达尔文视野中的阴影,与她青春期的忧郁以及对猝然死亡和“灰飞烟灭”² 的恐惧紧紧地连在一起,并被有意识地转移到她年轻时代的智识气氛中。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将这种夸大称为“畸形自尊”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斯坦因的孤独和恐惧,这就好似用了一些使人迷幻、入神的花招来转移人们对她的无安全感的关注。在她最宏伟的著作《美国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mericans*)中,开篇即是自己那个德国犹太家族的历史和他们到达美国的前前后后,然后突变为夸大狂似的冲动,要将所有可能的人类生活的变迁都纳入其中;她想要青史留名,而这只有事事俱知并且永远正确才可以。

当格特鲁德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曾偶然听到了一段谈话，而在以后的人生中每当想起这些谈话内容时，她都仍然会浑身发抖。她是家里面五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有一次她无意中听父母聊天，才知道在她前面有个姐姐胎死腹中，还有一个哥哥夭折。她的父亲当时坚持只要五个孩子，如果这两个婴儿当时活下来了，现在宾夕法尼亚寒冷山坡上就少了两堆枯骨，也就没有格特鲁德和她心爱的哥哥利奥了。⁴童年时听到的这个真相无疑令人震惊，却也让年幼的格特鲁德突然觉得自己是世间的幸运儿，侥幸逃过命运的魔爪而来到了人世。而对于成年后的斯坦因来说，这份幸运则成为了她播撒自己个性、品质和身份的种子。她永远都活在害怕被人轻视的恐惧当中。从那时起，她好像也已经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人生”。

至少，她是这样讲述的。这个童年时代的记忆只是格特鲁德建构她的个人传奇的诸多典型情节之一，其中真实的和杜撰的东西经常互相重叠在一起。对于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呈现为一系列诙谐而古怪的场面，格特鲁德充分掌握了其价值和技巧。小小年纪的她就追求“荣耀”。在格特鲁德临终前写的一本回忆录中，她宣称：“如果一个人的生活还没有被很好地书写过，这个人就没有真正地生活过。”⁵依靠对自我提高的巴纳姆式^①直觉，她把奇闻逸事、妙语警句和标语聚集在一起，放在她的个人传奇里。她甚至把她的名言“玫瑰是一枝玫瑰是一枝玫瑰是一枝玫瑰”绣在她的餐巾上，印在瓷器上，并且作为标志装饰在

^① 费尼斯·泰勒·巴纳姆 (Phineas Taylor Barnum, 1810-1891)，美国一位以搞恶作剧闻名的马戏团老板，擅长让轻信的人上当。

她的文具上。1933年,斯坦因的第一部长篇纯自传著作《艾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获得显著成功之后,那时已经与她疏远的哥哥利奥写道:“天啊,她真能撒谎!”⁶

她的自传作品只是间或地回顾她的童年。童年的状况令成年后的格特鲁德感到窘迫,她曾述及想象孩提时代的自己不只对她的自我形象,更对她的世间形象有不可弥补的损害;它摧毁了她的“永恒感”,造成了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⁷事实上,格特鲁德于1874年2月3日顺利出生,父母是丹尼尔·斯坦因和阿米丽亚·斯坦因(Daniel and Amelia Stein),出生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Allegheny),这个城镇现已不存在,成为匹兹堡市的一部分。从许多方面来说,作为现代主义先锋的斯坦因是19世纪的产物。她认为自己生在了一个属于科学和战争的世纪。达尔文是“框范了我的青年时期的时代伟人”⁸。斯坦因的父亲在内战时卖联邦制服,从一个小商贩变成了富有的制造商,家中从此拥有了兴隆的批发生意。在斯坦因的最后一本书中,她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我永远是一个内战老兵。”⁹她出生时内战结束不到十年,那些故事伴随着她成长。她的生日差不多就是美国一百周年的诞辰,她总是骄傲地将她的国家描述为年轻与创新的国度。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永远是一种珍贵的特权,美国仅仅用六十年就创造出它的传统。”¹⁰斯坦因的新美国总是由它的边缘居民定义的:外侨、移民和叛逆者;另一个是被反复阐述的家庭传奇:返回、出发、返回、出发,

如此不停地在前往新世界的征程上往复。斯坦因的祖父母在1841年从德国来到美国，他们属于那种来自中欧和北欧的“老移民”。她祖母带领一家人推着一推车的家产离家出发。在赶往乘船去美国的路上，她蓦然回首却发现丈夫已经停下来，掉头回家了；她不得不返回去催他跟家人一道继续走向金光闪闪的美国梦。尽管他们意识到这种通往新世界的旅程凶多吉少，汉娜·斯坦因和麦克·斯坦因（Hannah and Michael Stein）却从来没有料到，他们的孙女有一天会将这个故事转换成她自己的历史性开端，成为起源于美国的奋斗与征服的史诗的一刻；他们



四岁时的格特鲁德·斯坦因

成为她的新美国梦想的象征性先驱——“新世界中的旧人，从旧世界中创造出来的新人”¹¹。

但是，在 1875 年，当这个孙女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她的美国家庭乘船回到了老地方，回到了他们祖辈的欧洲，在维也纳安顿下来。因为那时丹尼尔·斯坦因认为他的孩子们应该按照最好的欧洲方法接受教育，这个念头完全占据了他的头脑——他是一个固执己见而又很容易心烦意乱的家长。

成年的格特鲁德·斯坦因成为一名充满魅力的演讲者，她柔和的加利福尼亚语调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交流为她建立了极佳的声誉；她的演讲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她星期六晚上的沙龙，而作品却堆在柜橱里没有人阅读——她处于寻找出版的困境中。格特鲁德婴儿时说德语，从一开始就热情洋溢并且喋喋不休。当她试着说英语时，她那稀奇古怪的句子在她的家里成了极大的笑谈，这让她很不高兴。她试图交流她的想法，但是被误解了，甚至被嘲笑，最开始这种情形并不鲜见。

在她的自传中，她坚持强调（尽管这显得很奇怪也没必要）英语是她的母语，好像是要针对那些认为英语不是她母语的诋毁者先发制人。在《艾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中，她用一件趣事来化解这种焦虑，这事发生在《三个女人》（*Three lives*）即将出版之际。她声称，纽约的各大出版商派了一个全权大使过来看她；他们认为英语一定是她的第二语言，担心她还没有充分掌握英文的语法规则。当她去开门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尴尬地发现她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她解释说，她不得不说服他按照她的写作方式来印那本书，因为她是刻意那样写的。之所以说这

番故事,是因为斯坦因心里知道,在那个时候她完全可以相信读者们会认可《三个女人》是预言式的杰作,那也是她所有著作中被捧得最高的作品。

回到1878年,当格特鲁德四岁时,她家从维也纳搬到巴黎,在那儿停留了一年,她后来很少提到这次对其第二故乡的首次造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街道空空的没有车辆,她好像能回忆起某种气氛:她觉得那可能是马粪的味道。很多事情她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喜欢听巴黎人疯狂购物的故事;五岁的格特鲁德喜洋洋地返回美国,盛装打扮,海豹皮外套、手套和骑手服装,还有两件法宝——显微镜和一部多卷本法国动物学历史,它们预言了她将来的科学事业。

她父亲已经放弃了把他们带到欧洲接受教育的特殊理论,他们的新家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旧金山富有的郊区。在巴尔的摩做了短暂停留之后,去加利福尼亚的路途成为她史诗般的旅程,跨越开阔的乡村和“印第安”风光,一个个神奇并永远装满食品的大篮子,她姐姐的鲜红鸵鸟羽毛帽子还离奇地从火车的窗户飞出去落入了荒漠。她父亲让火车停下来去把帽子找回来,——他就是这种人。¹²

丹尼尔·斯坦因并没有和他的前辈一样作为勘探者来到加利福尼亚,他凭着自己的奋斗已经成为成功人士,不过他带着全家来到西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失为一名开拓者。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股票交易、街区轨道和房地产方面进行投资。他精力旺盛、反复无常并且善论好辩,他是内战期间北方事业的同情者,而且是健康户外生活的支持者,他让他的孩子们做到“个

体与独立”¹³。但与此同时，他对格特鲁德的自由施加限制，这让她很怨恨。她父亲是一个革新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对时尚亦步亦趋的人，没有耐心、变化无常并且傲慢自大，特别是对于顺服而温柔的妻子阿米丽亚更是如此。对于他的孩子们，他有时是令人恐惧的。格特鲁德常常简洁地申明“父亲是令人沮丧的”¹⁴。父亲对她专横的态度，促使斯坦因要克服这种遗传，并且成为她寻找另一种个性形成基础的主要驱动力，“把与我们与生俱来的脾气改掉”。她对父母身份的概念，如同她的许多人际关系观点一样，是根植于敌对态度之中的。1903年她草草写就的笔记最终成为她的《美国人的形成》的题词，她的著作中充满了对维多利亚后期两代人之间互不调和的夸饰：

曾经有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在地上拖着他的父亲穿过他自己的果园。“停下来！”呻吟的老人最后喊道，“停下来！我从未将我父亲拖着超过这棵树。”¹⁵

攻击和重复在她的著作中循环地弥漫。在《美国人的形成》中，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是“多半在对抗”¹⁶。父亲往往愤怒，而且心理上是暴力的。她把孩子说成是“苦苦挣扎的孩子”，具有达尔文主义的重要意义，而“渺小温顺的母亲”是进化的不幸者，她只是“逐渐地消失”。¹⁷在小说中，格特鲁德将自己刻画成玛莎·赫斯兰德（Martha Hersland）——那种充满活力的健康的美国女孩，这也许映射了她对柔弱而且多病的母亲的回忆。

当1930年斯坦因又返回时，她称奥克兰为“那里没有远

方”。但是,那是她对于重申自己属于美国的苍白无力的注解,展现她早期体验的某种内心的空虚感,没有能力将她自己与以前生活中的特殊阶段和解。她在旧金山的童年时代事实上很有文化氛围,在这里她第一次看到了法国绘画和法国戏剧。她买了一幅米勒的《扶锄的男人》(*Man with a Hoe*)的复制品,她哥哥麦克评论道,那可真是一个“非凡的锄头”。这对于她则是美学教育的开始,她第一次注意到艺术是现实以外的东西,可以不只是现实生活的模仿,而是它自己的世界。¹⁸

格特鲁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被宠爱甚至溺爱,最大的哥哥麦克是家里的顶梁柱;对接下来的一兄一姊,格特鲁德的态度分别是毫无兴趣和嗤之以鼻。她声称从来不喜欢贝莎(“她不是令人愉快的人”),而西蒙则是个傻蛋。¹⁹当她的家庭成员与她的自视天才互相冲突而被她视为麻烦之时,她可以对前者不屑一顾,这也解释了在后来的人生里,她为什么能突然中断与许多朋友的往来。利奥和格特鲁德是最小的两个孩子,早期他们之间结下了稳固的亲情纽带,但是利奥最终也靠边站了。很多杰出人物也感到了她的愤怒。作曲家维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也是格特鲁德的朋友,他们合作了歌剧《四圣徒三幕剧》(*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一次,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斯坦因女士拒绝与汤姆森先生继续交往”²⁰。又有一次斯坦因问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如果有与她同样多的著作未出版,他会怎么做。对方的回答是,如果有这么多未出版的著作,他会从中选择一个最好的,把其余的扔到火里。“我这番话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斯坦因女士的